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印记,北京有胡同,上海有弄堂,而青岛有里院。这些都是城市昨天的缩影,仿佛在向世人无声地诉说着光阴的故事。里院是青岛颇具特色的地域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与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福建的土楼不同,它们是由西式洋楼与传统四合院巧妙结合而来的,曾作为青岛中下层市民的居所而普遍存在着,不仅是老青岛人避风挡雨的家,更是青岛历史的见证。

青岛市话剧院创排的实景话剧《里院》,如果不是台下设置的观众席,可能大家都会忽视舞台与现实的距离,以为这就是里院生活的真实现场,老青岛的烟火气以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呈现在观众面前,仿佛昔日重现。《里院》是一部聚焦民生、反映城市更新过程的现实主义题材实景话剧。该剧以杨老十和孙金义师徒两代人的故事作为主线,讲述了在海滨城市青岛里院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故事,通过小人物的市井生活和命运变迁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社会发展和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作为在老市里大鲍岛百年里院中出生并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老土著”,在走进露天剧场的那一瞬间,仿佛穿越到了自己的童年:杂乱无章的院落里,大人们挤在楼梯上观看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播放的连续剧,孩子们在院内穿梭玩耍;清晨时分,烟囱里冒出袅袅炊烟,晾衣绳结在一起,各式各样的床单、衣服挂满了院子内……

记忆中,童年居住的大院里几乎没有一家不搭吊铺的。当时里院居民住宅面积最大的约有四十多平方米,最小的不到十平方米。虽然拥挤,但是邻里关系非常和睦。谁家做饭没有酱油没有醋了,敲敲邻居的门,直接拿走就行。里院狭小,大部分居民都在屋外做饭,在院里支起小桌吃饭,孩子们端着碗来回乱窜,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虽然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一些,但却让那些在里院和平房内生长大的60后、70后乃至80后的童年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戏剧的矛盾冲突不一定非要是外在的、激烈的,有时候内在的、火药味并不那么浓的冲突一样可以碰撞出火花,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冲击:夫妻吵架、师父训徒弟、同事抢婚房……但凡是发生在大杂院内家长里短的细杂琐事,无不处处集聚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里院》采取注重故事情节、矛盾冲突的戏剧结构形式,用平淡却又饱含矛盾冲突的故事桥段丰富剧情,从而构架起舞台话剧的艺术结构基础。同时采用了舞台剧注重人物形体和语言动作、用动作塑造形象的戏剧表演形式,以演员的形象化动作表演、性格化语言塑造吸引观众,形成了话剧重视挖掘人物命运的艺术表演基础。

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制约,舞台剧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模式:要求演员尽可能地在有限时空内充分展现剧情的内容和人物的命运。中国的各种传统戏剧力图突破这一局限,采取了虚拟时间和空间等许多手法,但由于受舞台三面墙的局限,还是无法彻底突破舞台,走向剧场外的大千世界。露天剧场则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于室内舞台自由了许多,无形中开拓了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新天地,无形中拉近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为了达到真实的年代感和视觉效果,剧团在里院搭建了具有年代特色的公共水龙头、公共厕所、锅炉房等,观众走进院落,就会很自然地融入那个年代,也更能感受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了增强年代感,各个场景中还摆放了很多“老物件”,帮助现场观众更好地沉浸在几十年前的生活场景中,感受着新旧生活的天壤之别。

里院也深深地刻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旧时代的大鲍岛不但街道狭窄,房屋简陋,而且周边居民家中没有上下水,大多数居民院落只有一个公共水龙头、一个公共场所。居民使用自来水只能到院里唯一的水龙头前用水桶提回去,有人为了省事,就在里院里洗衣、洗菜,日久天长导致污水横流,冬天院子里经常结冰,来往穿行稍不留神就会摔倒。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路周边历经百年风雨的里院建筑大多已经年久失修,无法满足现阶段居民的生活需求,亟待整改。但与此同时,里院作为青岛历史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留给后辈的宝贵财富,在建筑、文化、艺术、社会等领域都有着无法替代的价值。

话剧《里院》是演绎人间烟火的鲜活剧场,也是一座浓缩城市百姓故事的摄影棚。真实而艺术地集中展现平民百姓曾经的市井生活;尽管这里喧嚣、嘈杂甚至脏乱,但谁也不能否认这里保留着百年“老青岛”的味道。在现代城市文明与百年“老青岛”展开对话的年代,见证过岛城跨越新世纪的里院必将翻开崭新的篇章,迎来自己新一轮的辉煌。正如青岛市话剧院院长傅维所言:“这是一部有着原汁原味、丰富生动的青岛老里院的戏剧作品,这部戏所传达给观众的是让成千上万老‘街里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最真实贴切的城市更新的发展史,集中展现了普通市民这种凝心聚力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以及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希望《里院》能成为展示青岛形象、走近青岛人民、感受青岛文脉的一张文艺名片。”

作者简介:陈敬刚,影视创作人,山东省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绘本《星期三书店》:岛城老街里的真实写照

◎陈敬刚

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亲子共读绘本的时光仿佛已经远去。曾经,多少个夜晚,卸去一天的忙碌,母女同坐床上,一只手圈住她肉乎乎的小胳膊,一只手挨个指着书上的字,慢慢读给孩子听。那种肌肤的接触,体温的传递,呼吸和情感的同频共振,是多么熟悉和亲切的怀恋!而这曾经的美好体验,在邂逅绘本《星期三书店》时得以重温,如卡彭特在《昔日重来》中所唱:“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那些旧有的旋律,仍是如此动听,仿佛将岁月融化)。”

多年以后再次捧读绘本,是因为读到作家梅子涵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星期三书店》这本书。因为被文章中提到的暖心情节打动,立即着手网购,到手才发现是一部久违了的儿童绘本形式的书。故事以一个爱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视角来讲述:一位老先生,总是在星期三出现在书店,每次总是到固定的书架翻出那本描述马恩河战役的厚重的历史书,然后坐在固定的面前有小矮桌的沙发上阅读,他读得很慢,有时候还会掏出手绢擦拭眼角。还有三天就是圣诞节了,老先生依惯例来到书店,却发现在熟悉的位置找不到那本书了,小女孩也发现书不见了,还暖心地建议老人可以像她一样阅读漫画书:“很有趣,而且很快就可以看完。”循声而来的店员小姐告诉老人:“那本书已经卖掉了,就在今天早上,是被当作圣诞节礼物买走的。”就在老先生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准备礼貌地告别的时候,店员小姐从下面的橱柜里拿出一个包裹递给老先生,外包装着金黄色的纸,还系着漂亮的红丝带:“爷爷,圣诞快乐!请您偶尔还是回来看看我们……”

可以想象,老先生将会拥有一个多么快乐的圣诞节,他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找一个舒服的角落,点上温暖的烛火,像在书店时那样,从容地阅读,虽然“还没有看完一半”,也不用担心“谁知道我还有没有时间”。而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心爱之物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自陌生人的了解和善意,成为点亮在这个冬天里的温暖而明亮的一束光,令老人得到慰藉。

儿童绘本,其实从来都不简单。虽然是写给孩子的,但有些内容成人领悟起来也需要费一番思量。《星期三书店》里面提到一个细节:当老人得知书被当作圣诞礼物卖掉以后,仿佛“卸下了背上的一只大袋子一样”。读到这里我也心里一颤——熟悉的,心爱的物件不在了,应该怅然若失啊,为什么反而会松一口气,好像得到了解脱?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解读,我的猜测是,书店并非图书馆,老人每周固定时间到书店看书,只看不买,次数多了,可能心里多少有一点难为情。但其实,店员小姐恰恰是体谅了老人的这种两难:喜欢这本书,却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买下来。善解人意的她于是买下这本书,精心包装后作为圣诞礼物送给老人。这体贴善良的心意使老人感到温暖,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心照不宣的馈赠使老人得到尊重,那漂亮的金色的包装纸包裹住的不仅仅是书,还有老人的尊严,这是老人被温柔以待的核心和内涵。而这些,是幼小的孩子暂时无法体会的,他们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欲扬先抑,有着欢喜圆满结局的故事。

多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时常浸润在这样温柔、美好的氛围中。在孩子们懵懂的岁月里,这些故事会成为养分丰厚的土壤,容一颗善意的种子慢慢萌芽。长大以后的他们在某地、某时遇到某件事、某个人,潜藏在心底的意识可能会被唤醒,以善意和尊重两面俱到的温柔之心对事、对人。“心有猛虎”的本事并非人人都有,“细嗅蔷薇”的柔情却可以于爱的教化中在每个人心中得到滋长。

好的书籍总有余韵,细细品读,发觉作者借一本小小的图画书,还探讨了一个关于“快读”与“慢读”的话题。书中的小女孩与老先生,一个喜欢漫画书,一个着迷历史书;一个看得快,一个看得慢;一个看书时会“经常哈哈大笑,至少会面露微笑”,一个“有时候会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擦拭双颊”。书的最后一页,画面是小女孩坐在老人常坐的沙发上,捧着的是一本比漫画书大很多、厚很多的书。作者全程没有说教和评判,但最终,“快读”向“慢读”靠拢,“快读”的小板凳被“慢读”的沙发取代,一幅没有文字的画面表达了作者的希冀,此时无声胜有声。

日本儿童绘本之父松居直在《幸福的种子》里谈到他对于儿童绘本的感悟:“人生的三个阶段都应该读儿童绘本:幼年的时候在父母的怀里听读;为人父母的时候读给孩子听;老年的时候无论是回忆在父母那里听过的故事,还是回忆握着孩子的小手读过的故事,都会被温暖和满足包围。”阅读绘本,不在于读了几本,记住几个故事,看重的是亲子间在情感、体验方面的双向奔赴,情形非常类似于作家蒋勋回忆童年时父亲教他写毛笔字的时刻:“我记忆很深,父亲很大的手掌包裹着我小小的手,毛笔笔锋,事实上是在父亲有力的大手控制下移动……我偷偷感觉着父亲手掌心的温度,感觉着父亲在我脑后均匀平稳的呼吸。好像我最初书法课最深的记忆,并不只是写字,而是与父亲如此亲近的身体接触。”情同此理,亲子共读绘本的时光才如此令人留恋。

当然,孩子的成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女儿虽已不再是读绘本的年纪,但我还是会向她推荐这本《星期三书店》,也很期待和她交流读后的感受。聆听和引导孩子对人心、对社情、对自身、对世界的看法足以弥补不能再亲密偎依、指读文字的伤感和遗憾,而且我相信,这又何尝不是时间赠送的礼物?

作者简介:张瑜,媒体特约评论员。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
青岛”
关注